

中国古典戏剧传世珍藏本

元

关汉卿

窦娥冤

元

纪君祥

赵氏孤儿

元

马致远

汉宫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戏剧传世珍藏本

窦娥冤 赵氏孤儿

(元) 关汉卿 著

(元) 纪君祥 著

汉宫秋

(元) 马致远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窦娥冤

剧情简介	(3)
白话故事	(4)
一、抵债成人童养媳	(4)
二、婆婆被逼狼入室	(8)
三、明大义节女护贞	(15)
四、野心狼弄巧成拙	(21)
五、上公堂弱女受冤	(30)
六、临大刑天诉冤情	(38)
七、亲父前冤魂显灵	(45)
九、人号死深冤得雪	(55)
剧作者小传	(59)
戏剧原文	(60)
楔子	(60)
第一折	(61)
第二折	(63)
第三折	(66)
第四折	(68)

汉 宫 秋

剧情简介	(75)
白话故事	(77)
一、睹天颜，昭君伸冤屈	(77)
二、画不掩美，单于求亲	(82)
三、外催内逼，元帝割爱	(86)
四、念旧情，王昭君死节	(91)

剧作者小传	(95)
戏剧原文	(96)
楔子	(96)
第一折	(97)
第二折	(98)
第三折	(101)
第四折	(103)

赵氏孤儿

剧情简介	(107)
白话故事	(109)
一、慕英雄，刺客撞树死	(109)
二、设毒计，奸臣不罢休	(112)
三、灵辄贤，临危救恩人	(115)
四、假圣命，赵家满门斩	(116)
五、忠烈在，遗腹子逃走	(118)
六、看图画，孤儿明身世	(131)
七、细谋划，用巧计报仇	(134)
八、功名就，义士笑九泉	(137)
剧作者小传	(139)
戏剧原文	(140)
楔子	(140)
第一折	(141)
第二折	(144)
第三折	(147)
第四折	(150)
第五折	(153)

窦娥冤

(元) 关汉卿 著

剧情介绍

身处困境的秀才窦天章因还不起高利贷，把年仅七岁的女儿端云卖给蔡婆婆做了童养媳，随后便进京赶考去了。窦端云被蔡婆婆收养后，改名窦娥，十七岁时与蔡婆婆的儿子成了亲。谁知结婚才一年，丈夫便撒手西去，留下她和婆婆无依无靠。一天，蔡婆婆去向赛卢医讨账，赛卢医起了歹心。就在赛卢医想下毒手的时候，当地无赖张驴儿父子出现了。张驴儿父子以救命之由要挟蔡婆婆，强迫她们婆媳俩招他父子俩做翁婿，但窦娥拒不相从。张驴儿心生毒计，他想先把蔡婆婆毒死，然后再逼窦娥与自己成婚。哪想蔡婆婆没被毒死，而自己的父亲却被毒死了。天良丧尽的张驴儿趁机把脏水泼到窦娥身上，想以此来逼窦娥就范。但窦娥还是坚决不从，她要求与张驴儿对簿公堂。当地太守是个贪得无厌的昏官，他接受了张驴儿的贿赂，迫使窦娥承认是自己毒死了张驴儿的父亲，并判处了窦娥的死刑。窦娥临刑前许下三个誓愿，死后一一应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白话故事

一、抵债成人童养媳

元代初年，楚州境内有一个秀才，名叫窦天章。他本是长安京兆人氏，父母在世时，家道虽不富裕，但日子还过得去。五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去南村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刻苦用功，深得塾师喜爱。父母大人也把窦家兴旺发达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企盼他长大能够出人头地，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十七八岁时，父母倾其家产，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媳妇乃一贫家女子，勤俭温顺，事亲至孝，持家甚贤。一年后，女儿端云出生。父母大喜过望，婆媳相处极洽。不料乐极生悲，不过两三年功夫，风烛残年的父母相继过世，天章极为哀痛。待安葬了父母，积劳成疾的妻子又不幸亡故。妻子坟头未干，便是战乱又起。京都长安乃乱事中心。乱兵们烧杀抢掠，长安城四周饱受兵灾之苦，村居之人或死或逃，真是“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无奈，他也抛屋别田，离乡背井，携带刚满四岁的女儿逃避兵祸，来到楚州。

一晃三年过去了。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度过了这艰难恹惶的三年。三年之中，他除了闲时替人写个契约什么的挣点钱外，全靠借贷度日。他总觉得这样下去非长久之计，得找个维持生计的营生，但时世多艰，读书人要找个糊口的活计也并非易事。况且，父母对于他的厚望，时时萦绕于耳际，他始终不敢忘记父母的殷殷嘱咐，他只有这样与书为伴，苦度日月，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春节一过，传来了皇上今年开科取仕的消息。他极为兴奋，决心不错过今年的机会。然而，面对现实，他又愁眉不展：女儿端云年仅七岁，总不能带着女儿去赶考。这女儿如何安排？去年借了街坊蔡婆婆的二十两银子，连

本带利今年也该还人家四十两。可是，自己眼下手无分文，赶考还得有个盘费，这些钱如何筹措？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窦天章披衣走到院子里，看到女儿正在房中酣睡，不禁悲从中来。然而，再一想到今年如果能科场扬名，取个一官半职，就会出人头地，他又转悲为喜。看看今日，想想将来，一首诗便脱口而出：

读尽缥緲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

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

“窦秀才在家吗？”一声询问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一听声音，知道是蔡婆婆又来了。

蔡婆婆乃是他的一个街坊邻居，丈夫早亡，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过日子。她丈夫在世时，做些生意，积攒了不少钱财。蔡婆婆便凭着这些钱财，放债过日。蔡婆婆一来，他就知道这老妪又来讨债了。

他不敢怠慢，开门将蔡婆婆迎进屋内。

蔡婆婆刚一坐定，就开口道：“秀才，我也知道你的艰难。但是，我们母子吃那死去的老头儿挣的几个钱，也是日见其少呀！”

窦天章忙赔笑脸，说：“婆婆，能否再宽限几日，容我想想办法？”

婆婆道：“秀才，不是我说你，你在这里，举目无亲，谁能帮你忙呢？还不是我这老婆子，看着你爷俩可怜，才肯解囊助你！听说你要赶考。你这一走，我日后哪儿找你去？如果我那老头儿在，每日有些进项，我也就宽限了你，可惜他已成死鬼，我一个妇道人家，儿子又小，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像这样几十两银子，我们娘俩少说也能对付几个月！你也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吧！”

窦天章见蔡婆婆如此一说，想想也是实情，但他确实拿不出钱来还债。他面呈难色，看着蔡婆婆。

婆婆看着窦天章作难的样子，又道：“秀才，看着你犯难，我也不忍，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认为好，咱们就这么办；你认为不好，咱们另想办法，如何？”

天章道：“婆婆请讲！”

婆婆俯下身来，凑近天章，低声道：“秀才，你这人心眼太死，都是书读的。你家端云，虽说只有七岁，但聪明伶俐，如花似玉，街坊邻居见了没有不夸的。女孩儿总是人家的一口人，不如把她许配于人，一可使你无牵无挂地赶考，二可收些彩礼钱财，做还债、盘费之用，岂不两全其美！”婆婆看了看天章，不容他说话，接着又说：“我家那小子，今年八岁，虽说不如端云伶俐，但也不傻，我看他们倒是天生一对。不如咱们两家做个亲家，你

现在就让端云过门，我养着她，等到他们都长大了，你那时也功成名就了，咱们再给她们圆房。我保证不叫端云女儿受难，如何？”

窦天章看了看蔡婆婆，低头沉思。

蔡婆婆看天章没有反对，知道他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就说：“秀才，这事也是孩子的大事，我也不勉强你马上答应我，你再好好想想，咱们改日再说。”

蔡婆婆说完，瞅了一眼在对面屋子睡觉的端云，叹了口气，告辞了。而窦天章却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窦天章苦苦思索，左右为难。一方是父母的嘱咐和自己的前程，一方是年仅七岁的女儿，舍弃哪一方都是自己难以做到的。父母已经作古，自己也已取得了秀才身份。今年春榜启动，乃兵荒马乱平息后的第一次开科，考取的可能性很大。这一机会千载难逢；然而女儿年仅七岁，不谙人事。在自己面前怎么都可以，可是，一旦入了别人家的门，别人会不会虐待她。一个三岁就死了母亲、七岁再离开父亲的女孩子，该是多么不幸！最难的是，欠人家蔡婆婆的四十两银子，将何以还之……

正在思量之间，端云起床来到了他跟前，他看着可爱的女儿，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端云看着他，说：“爹爹，您怎么哭啦！”他抱起女儿，回到屋里，给女儿做了早饭。看着女儿吃饭，他自己却一口也吃不下去。

转眼几天过去了，考期愈来愈近，再过两天就该上路了。窦天章经过几天的思索，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这天上午，他找到蔡婆婆家，告诉了她自己的决定。蔡婆婆答应免去他的四十两债银，再送些他赶考的盘费。双方商定明日送端云过门。

晚饭后，窦天章收拾了一下屋子，把自己的衣物和端云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待一切就绪，窦天章抱过端云。他疼爱地抚摸着端云的头发，喉头哽咽，难以向一个七岁的孩子说出自己这残酷的决定。

良久，他端详着端云那双聪慧的大眼睛，十分艰难地说：“云儿，爹爹最近要出远门，你一个人在家，爹不放心，爹想送你到蔡婆婆家去住。等爹爹回来后，再接你回来，好吗？”

端云看着父亲：“爹爹，我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哪儿也不去！”

天章听着端云这稚气未脱的话语，十分难过，他紧抱端云：“孩子，听话，爹爹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远，不能带你去。爹爹也是没有办法呀！爹爹要是有哪怕一点点办法，也绝对不会离开你。明天，爹爹就送你到蔡婆婆家里去。你在蔡婆婆家，要好好跟她家的小哥哥玩，要听蔡婆婆的话，凡事要勤快，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千万不要惹蔡婆婆生气，不然，人家打你，爹爹

离得好远好远也管不上。爹爹回来时，给你买好多好多的花衣服……”

端云听爹爹说非送她去不可，便很懂事地点了点头，说：“爹爹，您放心去吧，我一定听您的话，不惹蔡婆婆生气，我等着您回来，您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看着女儿顺从了自己的决定，窦天章不知是喜是悲。他给女儿铺好床铺，安排女儿睡好，便坐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渐渐入睡，他抚摸着女儿那像苹果一样的小脸蛋，抚摸着女儿那漆一般黑的头发。这些，多像他那死去的妻子呀！想到这里，他不禁又热泪盈眶。他仿佛看见那贤慧的妻子正走向自己走来。他泪眼朦胧，喃喃地说：“娘子，请你原谅我，我眼下只有这样了。女儿是你身上的肉，也是我的心头肉呀！只要有一线希望，谁能卖自己的亲骨肉呢！六七年来，父女相依为命，我多么舍不得离开她呀！娘子，你若在天有灵，我请你护佑我们的女儿，让她平安地等我金榜题名。如果我这次考中了，我一定让她以后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整个晚上，窦天章似睡非睡，朦朦胧胧，每一想到女儿明天变成了人家的孩子，他心头就一阵疼痛。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他唤醒女儿，给女儿梳洗了一番，倾其所有，做了一顿女儿爱吃的早饭，看着女儿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心头又一阵紧似一阵。早饭过后，他收拾了一下破烂不堪的房子，扫好了院子，锁好大门，领着女儿来到了蔡婆婆家。

蔡婆婆很高兴地把他们父女俩让进屋。看着蔡家富裕的日子，他的心稍稍平静了些。他对蔡婆婆说：

“婆婆，我今天把孩子送你，不敢奢望让孩子将来做你家的媳妇，只想让孩子做你随时使唤的丫头。婆婆如果能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那就是我的万幸了。我马上就要起程上路去赶考了。留下女儿在此，怎么说我这心里都不好受。我只希望婆婆能够看在我们多年邻居的份上，好好教养她！”

窦天章说着说着，便哽咽难语。蔡婆婆见状，知道骨肉难离，也满口答应说：

“秀才，不做亲是两家，做了亲是一家。亲顾、亲顾，非亲不顾。端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媳妇，我一定拿她当女儿看。你放心去吧！”说着，蔡婆婆拿出一张纸，说：“这是你借钱的字据，那四十两银子的债都写上面，你拿着。我再送十两银子给你做盘费，你别嫌少，只希望你金榜题名！”

窦天章接过蔡婆婆递过来的文书和银两，心中暗自悲伤，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哪！他也觉得，蔡婆婆一个寡妇，能如此做事，也是不易，他深深地给蔡婆婆作了一揖说：

“婆婆，我谢你了！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只是端云孩儿还小，不懂事，她做错了事，该打呀，您老看亲家面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说她几句。这

样，我就放心了。”说着，窦天章揽过端云，满怀深情地看着她，嘱咐道：“云儿，在这里不比在咱家；在婆婆跟前不比在爹爹跟前，你一定要好好听话，千万别惹婆婆生气。爹爹也是没有办法，你原谅爹爹吧！你答应了，爹爹才能放心！”

端云依偎在窦天章的怀里，懂事地点了点头。窦天章转身起来，再谢过蔡婆婆，大步走出门去。

二、婆婆被逼狼入室

窦天章上京赶考不久，楚州便发生了战乱。反叛的军队与皇家军队在这里你追我杀。平静的楚州已无一片平静之地。老百姓畏兵如虎，在战乱初起之时，便大部举家外逃。来不及逃走的无一不家破人亡。哪儿没有兵祸，哪儿便是逃亡者的乐土。蔡婆婆饱经世事，在兵祸初起之时就变卖家私，打点细软，领着儿子和端云逃出了楚州城，落脚在偏僻的山阳县城。

山阳县城地处楚东大山之中，不通大都盛邑，也不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倒也安全清静。蔡婆婆凭着携带的家资在此地买了一座房子，定居下来。婆婆能说会道，与此地的乡邻也算和睦，居家过日子也有些主意，儿子和端云都乖巧听话，故而日子过得虽说不上十分富裕但也不算艰难。转眼间儿子和端云都长大成人，在端云十七岁那年，蔡婆婆给她和儿子圆了房，并给端云起了个大名，唤作窦娥。了却了这一件大事之后，蔡婆婆便也心满意足。再说端云既漂亮又能干，为人处事都极有主见，邻里乡亲无不夸赞蔡婆婆有个好儿媳。可惜好景不长，端云结婚不到两年，蔡婆婆的儿子便得弱病死去。婆媳两个，一个丧子，一个失夫，两人哭得死去活来。在乡亲邻里的帮助下，婆媳俩掩埋了家里唯一的男人。窦娥深通为妇之道，披麻戴孝送走丈夫之后，整日白衣丧服，给丈夫守孝。蔡婆婆此时已无儿子可依，便视窦娥为惟一可依之人。婆媳终日厮守，相依为命，过着冷清的日子。

转眼三年已过。丈夫的三周年祭日，窦娥大哭一场，除了孝服。婆婆也日渐年老，加上丧子之痛，身体也不如以前了。窦娥年轻力壮，忙里忙外，操持家务，侍候婆婆。虽说日子十分清冷，然而倒也十分安宁。

再说山阳县城南门外，有一家生药局，药局主人姓卢，虽说医术不甚高明，但这是这座县城唯一的一家行医卖药之所。他所卖之药，也确实使好多人免去了疾病之苦，人们也就觉得卢医生医术不错，便呼其曰“赛卢医”。

这赛卢医虽说从事着悬壶济世的职业，干着治病救人的差事，可是近几年却沾染了一些商人的奸猾。山阳民风纯朴，老百姓见不得奸猾的人，渐渐

地很少有人光顾他的药局，故而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药局亦时常周转不灵。去年，他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今年本利该还二十两，眼看期限已到。按说，他变卖一些家产、药材，还二十两银子不成问题。但是，他看着这几乎没有进项的清淡生意，便想再赖几日。

这天，吃过早饭，蔡婆婆告诉窦娥，说自己要去城南门外卢家药局讨债，中午便回。说完，便拐着两只小脚，一颠一颠地向南门外走去。

山阳县城是个小城，城垣断壁残墙，道路久不修整，坑坑洼洼，很是难走。蔡婆婆好不容易走完了南街，出得城门，便看见了赛卢医药局那面肮脏破烂的白布旗标。

“赛卢医在家吗？”

“啊！是蔡婆婆，快请屋里坐！”

赛卢医听见有人问话，听声音知道是蔡婆婆，便十分恭敬地迎了出来。

入门坐定。蔡婆婆也不寒暄，开口便道：“卢医生，我与媳妇两个寡妇过日子，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近日米面油盐，也已吃光，手头实在拿不出银子再买。你借我的那几个钱也已到期。你药局生意兴隆，每日所进不少，想来我那几个钱，你不用发愁吧！”

话虽直率，口气却很婉转。赛卢医马上陪副笑脸，讷讷地道：“婆婆，不是我不还你银子，我这几年生意实在不景气得很。你看，这么多的药材无人问津；城里城外的人有了病，宁愿拖着，也不来我这儿就诊。有个把儿来看病的，也是听完诊断就走，很少有人买药。大家都穷呀！你老能否再宽我几日，到时候，我一定送上府去，如何？”

蔡婆婆看着这满屋的药材，看着赛卢医那并无饥相的脸，看着这清冷的门面，心里盘算：这赛卢医手头不便，大概也是事实；但他如果把还我的银钱当回事，稍微想点办法，也不是还不起。我今天一定要他还我。

主意已定，蔡婆婆道：“卢医生，你的难处我看得出来，可是，大家都有难处。你不至于下顿就揭不开锅吧！我和媳妇马上就有断炊之难。你就想办法，权当接济我们娘俩一点。再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是天下大理，卢医生不会不明白。我帮了你的忙，解了你的难，你也就解我一次难吧！”

赛卢医见蔡婆婆非要还钱不可，心里已有些不高兴。他还是强装笑脸，一再诉说自己的难处，就是不想还钱。

蔡婆婆见状，也打定不还就不走的主意，对赛卢医说：“卢医生，我不是逼你还债，我们婆媳寡妇就凭这几个钱过活，你要是今日还不了我钱，我回家也是没有饭吃，那我就坐在你这儿不走啦！”

赛卢医见蔡婆婆软中有硬，知道今天这钱不还是不行的，很是生气。再

看蔡婆婆，头发花白，人也瘦弱；又一想她家在这县城里乃单门独户，家人仅一弱妇，没有多大势力。她今日如此逼我，“无毒不丈夫”，我不如结果了她，再逃他乡。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想到这里，赛卢医便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蔡婆婆说道：“婆婆，我家里确实没有银子，城南庄上村一病户欠我药银二十两，烦劳婆婆随我一同去讨。讨到手了，我还你，如何？”

蔡婆婆一想，事已至此，与其空手而回，不如随他庄上村走一趟，或许还能讨回。了却了这桩事，好回家平安过日子。也就答应了她。赛卢医推说回家去拿借据，悄悄地找了一条绳子，揣在腰间。他没有家小，无须嘱托，就锁了大门，与蔡婆婆一同向城南走去。

这山阳县城，本处大山之中，县城之中，还算平坦，出了城门，便是大山连小山。四乡百姓，平时本来就很少进城。城中平时还有些来往行人。一到城外，便路旷人稀。赛卢医正是想借此机会，把蔡婆婆骗到一个人迹稀少之处下毒手。

两人一高一低的山路上艰难行进。蔡婆婆一双小脚更是一走三晃，又走了约摸二三里路，时间正是正午时分，天气也热了起来，蔡婆婆已有些走不动了，便对走在前面的赛卢医说：“卢医生，咱们不如歇歇脚再走。”赛卢医看看周围，虽说前后无人，但此处离县城还是太近，倘若正行事时，有人从县城方向过来，岂不坏了大事。不如先歇会儿，等一会把这老太婆引到一个山凹之处，再下毒手。想到此，赛卢医便道：“婆婆若是累了，我们不妨歇歇再走！”

歇了约半个时辰，赛卢医催促蔡婆婆继续赶路。蔡婆婆久不走长路，此时两脚酸疼，两腿沉重，实在不想再往前走了。她便央求赛卢医道：“卢医生，不如你一人前去讨要，我坐在此处等你。我人老腿脚不便，已走不得多少路了。”赛卢医一听，心想，你想溜，没那么便宜，我必须把你哄骗到一个能行杀手之处，那时，你再想走，就由不得你了。便道：“婆婆，你我同去讨债，就是要让庄上村的债户知道我欠你银，你等急用，好让他痛痛快快地还我。你若不去，他推说无银可还，要我宽待几日，我又如何还你以解急用？再说，此时正是正午时分，行人稀少，倘有强人或野兽伤害了你，我如何向你媳妇交待！婆婆，你受点累，我们一起走吧！等要到了银子，我送你回家，你再好好歇息也不迟。”

蔡婆婆无奈，只得跟了赛卢医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约摸又走了二三里路，来到一三岔路口，赛卢医指了指右边的荒凉小路说：“婆婆，这是走庄上村的一条近路，再走不远，就会到的，走这条路吧！”蔡婆婆来到山阳县城，很少走出城外，更不识去庄上村的路径，赛卢医说此路近便，她也就信

以为真，跟着赛卢医一步挨一步地走了过去。

转过一个小山包，小路更加荒凉。路边杂草茂密，深过人膝。再往前看，一座座小山逶迤相连，山上怪石嶙峋，突凹无序。山脚下茂密的树丛中，不时有野兔窜出，山上高大的树木上，不时有大鸟飞过。脚下的小路在草丛中时隐时现，形势煞是险恶。蔡婆婆心里怕了起来，她战战兢兢地站在小路上一处较平的地方，说：“卢医生，我有点儿害怕，咱们改日再去吧！”

赛卢医这时正思谋着如何下手。他毕竟是第一次干这杀人害命的事，虽说想着怎么去干，但一想到要亲手勒死一个大活人，他的手还是有些发抖，心里也很发毛。听蔡婆婆这一说，他想，我好不容易把你哄骗到这儿，你倒想回去。你回去了，我那二十两银子还得还你；我不还你，你再三番五次地催，岂不使我更加难堪。想到这儿，他那发毛的心和发抖的手稍稍有些镇静。“蔡婆婆呀蔡婆婆，不是我卢某心狠手辣，实在是你逼债太急。虽说二十两银子害人一命，是大损阴德的事，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也由不得我了。”

想到此，赛卢医壮起胆子，走到蔡婆婆身边，左手挽着蔡婆婆的胳膊，右手摸向腰间的绳子，说：“婆婆，你看，那边有人叫你呢！”蔡婆婆还以为赛卢医来搀扶她走路，便靠近了他。猛地听赛卢医一说，心想，这里有谁认识我，便转头张望时，见空无一人，便问道：“人在哪里？”赛卢医这时已从腰间抽出绳子，一下子套在蔡婆婆的脖颈上。蔡婆婆一看赛卢医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刹时恍然大悟，她本能地双手抓住套在脖子上的绳子，使劲往开拉，边拉边哭喊：“救命啊！救命啊！”赛卢医一看大事不好。这老婆子双手拉住绳子，他怎么使劲也勒不到蔡婆婆的脖子上。蔡婆婆的大声喊叫，使他更加心慌意乱，两手越发使不上劲。山路崎岖，脚下杂草又高，两人厮打着倒在一起。蔡婆婆走了半天山路，已是十分疲乏，加之一阵厮打，早已没有力气，被赛卢医压在身下，赛卢医换过手来，再次把绳子套在蔡婆婆的脖颈上。蔡婆婆已无力反抗，心想我这一生完了，只剩下可怜的媳妇儿支撑门户了，便长叹一声，闭目等死。赛卢医见蔡婆婆已不再反抗，知道她已精疲力尽，便套好绳子，正欲用力，突然看见从前面路上冲上两个人来。这两人边跑边喊：“青天白日，竟敢杀人害命！”赛卢医一看来了两人，早已吓出一身冷汗，便放开绳子，慌不择路地向路旁的草丛中逃去。

两人中一个年纪轻点的跑到蔡婆婆身边，取掉蔡婆婆脖子上的绳子，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便喊道：“爹，是个老婆婆，险些被勒死了！”

蔡婆婆自忖必死无疑，正闭目等死。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叫，赛卢医勒在她脖颈上的绳子也松了下来。她睁眼一看，见一年轻人正站在她身边，喊他爹。她艰难地翻身坐起，那位年轻人的爹也走到近前，蔡婆婆忙道：“要

不是二位恩公相救，我早就魂游地府了！老身十分感谢两位救命之恩！”正说着，突然一阵晕眩，蔡婆婆险些摔倒，那位老头儿一把扶住蔡婆婆，道：“婆婆不要多礼，且坐下歇一会儿再说。”蔡婆婆顺势坐在地上，想着自己如此命苦，不禁嚎啕大哭。

这父子二人见蔡婆婆大放悲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老头儿有些主意，他靠近蔡婆婆坐了下来，安慰蔡婆婆不要伤悲，有话慢慢说来。蔡婆婆心中悲切，越哭越伤心，只是不理老头儿的劝慰。

蔡婆婆终于停止了哭泣。她擦干眼泪，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父子俩。

再说这父子俩，乃是山阳县城南二十里外山中张家庄人氏，其父人称张老头，其子名唤张驴儿。张老头早年家中也有薄田几亩，辛苦耕种，勉强度日。除了种田之外，这张老头再无一技之长，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张老头年轻之时喜欢和一帮偷鸡摸狗之徒鬼混，沾染了一些无赖之气，成亲之后，媳妇乃一良家女子，张老头只怕妻子见他行为不端而离异，故而收敛许多。后来，妻子生下一子，张老头十分喜爱，唤作驴儿。驴儿长至八九岁时，妻子不幸亡故，张老头便与驴儿过活。这驴儿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年纪稍长，便和方圆村庄的流氓无赖之徒打得火热，正业一点也不喜欢，倒是偷鸡摸狗、诈人钱财、调戏妇女之事桩桩在行。张老头年纪日老，眼看着做不动庄稼活了。这驴儿也二十多岁年纪，但因行为不正，名誉极坏，哪个人家敢把女儿嫁他，所以至今仍打着光棍。眼看着老爹日益见老，这驴儿倒也省事，卖掉了家里的几亩薄田，和张老头就凭那几两银子过了几天有钱人的日子。那几个银子，怎经得起驴儿肆意挥霍，不几日便坐吃山空。父子俩银粮俱无，便一把铁锁锁了门户，流浪江湖。所到之处，驴儿骗人衣物，诈人钱财，方圆村人视其为地方一害，避之惟恐不及，谁还会招惹他。眼看着本乡本土不能立足，驴儿便携其老父，意欲流浪县城，再作计较。没想到在进城的路，遇上了这桩杀人案，救了蔡婆婆一命。

蔡婆婆说罢，对张氏父子千恩万谢，忙不迭地对张老头说：“要不是遇着你老和这位小哥哥，我的一条老命早就没啦！我不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蔡婆婆的一席话，这驴儿根本就没在意听，他想的是如何让蔡婆婆多拿些钱财，感谢他们。当他听到蔡婆婆说“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守寡的媳妇”这句话时，倒是听得十分认真。驴儿二十多岁，未曾婚娶，平日里调戏人家良家妇女，不是吃打，就是挨揍，做梦都想有个女人。今日一见蔡婆婆说家里还有一个寡妇媳妇，不由得喜上眉梢。他把张老头拉到一边，悄悄地说：“爹，你没听见她说么？她是老寡妇，家里还有个守寡的媳妇哩！我们爷俩救了她的性命，她少不得要感谢我们，我们啥也不要她的，银子不要，粮物

不要，我们爷俩就要她们娘俩，如何？”

张老头一时还没明白儿子的鬼主意，说：“我们救了她这老太婆一命，怎么能什么都不要？要人干什么？人也不能当饭吃！再说，我们爷俩地无一垅，瓦无一片，吃了上顿找下顿，再要了这个老太婆，我们拿什么养活她？”

驴儿见父亲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进一步说：“我说爹，你咋就这么死脑筋！这婆婆说，她家就她和一个寡居的媳妇。看这老婆婆的年纪，也不过五十多岁，她家的媳妇，想来也是二十多岁的青春年纪。您快六十岁了，娶这老婆婆做个接脚，岂不正合茬口！我二十多岁，娶她那守寡的媳妇做个媳妇。我们老的娶老的，小的娶小的，正好两全其美！你再看看这老婆婆的穿戴和脸上的气色，肯定不是个吃了今天找明天的主，至少比咱爷俩的日子强！我们无家可归，不如就住在她家。我们救了她的命，她能不给我们饭吃？你我再娶了她娘俩，我们跟她们就是一家人了。他们一老一少，两个妇道人家，能弄过咱爷俩，还怕她们家的财产到不了我们爷俩手里！爹，这是个绝对的好主意，你赶紧给她说去！”

驴儿的一席话，直说得天花乱坠。经儿子这么一说，老头茅塞顿开，心里也有一种欲望上升。他高兴地看看儿子，觉得还是年轻人脑瓜子灵活。他一摸脑门子，说：“我咋就没想到这一茬？如此甚好！如果这老太婆不答应咋办？这可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

驴儿见父亲还有顾虑，眼珠转了两转，贴近老头的耳朵说：“爹，你先说去！她敢不答应！她要是真不答应，您看，那条险些儿要了她老命的绳子还在，我们再把这绳子套回到她的脖颈上去，你我一人一头，还怕她不答应！”

张老头看看儿子，觉得驴儿这几年在外边混得心狠手辣，比自己当年狠多了！但又一想，如果这老嫗真不答应，勒死了她，岂不是又犯下了人命大案。本来就奔波流浪的日子，再添上个人命案，那还不整天若丧家之犬吗？就对驴儿说：“驴儿，这老嫗如果硬不答应，我们一气之下勒死了她。那时，好吃好喝自然是没了，还整天背着个人命案。那日子怕也不好过呀！”

驴儿见父亲瞻前顾后，觉得这老头儿这几年怎么变得如此婆婆妈妈。“我再开导开导他！”他又对老头说：“爹，您不是常说，有钱的人特别惜命吗？这老太婆肯定是有钱之人；不见真格的，她也许会充一会儿硬汉；如果来真格的，她不会不依我们！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家境不错的老太婆！爹，保证没问题，您说去！”

蔡婆婆这时已歇息了好大一会儿，感觉好多了，那父子俩嘀咕什么，她一点儿也听不见，她正想着如何答谢这父子俩的救命之恩。只见那老头慢慢地走到自己跟前，坐在她身旁的草地上。说：“婆婆，你说不知怎么感谢我